

小 鈴 鎗

奧・岡察尔著

王 平 譯

(供 內 部 参 考)

小 鈴 鐺

〔苏联〕奥·岡察尔著

王 平 譯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六五年·北京

ОЛЕСЬ ГОНЧАР

ТРОНКА

据《РОМАН ГАЗЕТА》1963年第13期译出。

小 鈴 鐄

书号 1853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字数 242,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3\frac{3}{4}$ 插页 2

1965年7月北京第1版

1965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 (6) 2.10 元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售

你 飞 吧！

“什么也沒有咱們的草原香，”噴气式飞机駕駛員小戈尔比辛克一回到当牧人的老父亲的家里度假，便这么說。不知道什么緣故，每次他回家跟父亲見面的地方，都不是在屋子里或羊圈里，而是在草原上，在牧場上。老人总是拿着长长的牧杖守在羊群旁边，脚上穿着士兵的皮靴，身上佩戴着牧人的全副武装：腰上扎着帶子，帶子上挂着一把祖传的鐮子、一支装臭樟腦的羊角（这是給羊敷伤用的）、一瓶甲酚消毒液跟煤焦油的混合剂（也是为了使伤处容易封口），当然还少不了一把剪刀，好把羊眼睛周围的长毛剪掉，不然毛长长了，这些可怜的羊儿連脚下的楂子都看不清，常常把眼睛戳瞎。

老戈尔比辛克仪表倒也平常，但在草原上却是老远就认得出来。他矮矮的个儿，寬寬的腰板，一望而知是个飽經风霜的人；他那被太阳晒黑了的、滿布皺紋的面孔，很象一张老羊皮；由于上年紀而发藍的眼睛在烈日和晴空的輝照下仿佛变得更淡了，簡直就跟草原上褪了色的天空一样。

老牧人佩戴着全副武装出现在儿子面前。关于这种人，人们常说他们是天生的牧人，不是没有道理的。自然没有赐给他魁梧的身材，他因此而变得更加敏感，事事都极力保持做父亲的尊严。他做出一副严峻、庄重的神气，甚至不无警惕地等着儿子下了汽车，走到他跟前来，他目光炯炯地注视着儿子会不会有什么失礼的地方，会不会有什么事惹他生气，会不会违反祖先定下的风俗。尽管整个畜牧场的人都夸耀他的儿子，说他可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飞行员，他今天开喷气式，明天说不定就会飞到哪个星球上，那儿根本没有什么绵羊和草原，尽管大家都把他当成了人物，可是老牧人却不能因此而丢开严峻的稳重神气。他站在那里，拄着他那镶着铜雕杖头的牧杖，威风十足地等着他的儿子前来向他问好。

直到儿子请过安，敬过礼，而且没有一点差错之后，老父亲褪了色的多变化的蓝眼睛，才立刻充满了慈爱。

“你没忘吗？”他把牧杖立在儿子的面前，牧杖头上保留着儿子从小就熟悉的毛发蓬松的牧羊犬的头象。“牧杖包括哪几部分，嗯？”

“有杖钩、杖身、杖头和杖柄！”儿子对答如流，这便可以保证整个假期老父亲都会对他亲热。

不相识的人从旁边看他俩，绝对不会相信这个其貌不扬、被太阳晒得黧黑的矮老头会有这样一个身材魁伟的淡色头发的小伙子。这个小伙子正以军人的立正姿势

站在矮老头的面前，一边打量着老父亲身上的装备，一边微笑着。

“带劲儿吧，啊？”他对中士司机说，司机坐在汽车的司机室里也正含笑地往外瞅着。

别人不知道，可是当儿子的总知道这些装备平时多半是留在家里的，在这么炎热的天气里，牧人绝对不会把一件多余的东西带在身上，父亲今天既然是这副打扮，而且把牧杖上快磨平了的铜疙瘩擦得崭新，无非是为了给他看，在和儿子见面的这一庄严时刻借以满足自己并不因年迈而稍减的自尊心。

他们父子俩就这样站在草原上，站在羊群旁边；一个在地上走了一辈子，一个在天空中度过了半生；一个拿着长长的牧杖，牧杖证明他从事一种最古老的职业，一个帽子上戴着翼形帽徽，尽管如今连最快的翅膀也赶不上他飞行的速度。他们站在那里，周围的羊群密集地挤在一起，围成一个热烘烘的大圈子。灰白色的剪过毛的美利奴羊，费劲地喘着气，热得把头藏在自己的影子里。羊群外面是一片广漠无际的草原，只是天边一闪一闪的，似乎是蜃气，再不就是蓝天墜落下来，化成雾霭，瀰漫在无垠的原野上。

连在天空里过生活的人看到这片草原，也不能不为它的辽阔无边和光辉灿烂而感到惊奇，这里烈日灼人，光芒刺目，就象你已经到了另一个离太阳更近的星球上。

这里的一切都散发着香味。尽管这不是大草原上茂盛的草丛发出的那种独特的香味，——这里的草几乎被羊群踏平了，——但是儿子说的却是实话，什么也不能比这草原的气息更令他感到亲切、芳香，虽然，草原上发出的不过是羊群热烘烘的腥膻气和当牧人的老父亲所特有的气味，以及就象现在这样，大敞开来让太阳消毒的干燥的羊圈所发出的气味。

突然有一只母羊不安地向羊圈咩咩地叫了起来，小戈尔比辛克向那里一望，便看见在飞帘丛中有一个小东西在跳，好象一只小兔子。它跳得很笨，很吃力，跳了一下，马上就跌倒了，好象受伤了似的，然后又爬起来再跳。

“都说是有上帝，”老父亲开始说道，“上帝在哪呢？我们人是有罪的，可是小羊羔有什么罪？为什么让它得了残疾？”

老牧人急忙地、几乎奔跑向小羊羔跟前，把它抱起来，送到母羊跟前，母羊立刻安静下来了。

“你看它的腿萎缩得多厉害。别的羊羔到处乱跑乱跳，这个小家伙每次却得抱着送到母羊跟前，它自己总是跟不上……”

“……可它是怎么变残废的呢？”

“生下来就是这样，而且不只它一个，今年有一胎就生了三个残废……”老人突然皱起眉毛，脸色变得阴沉了。“听说日本有三万个婴儿生下来就是残废，这是真

的嗎？”

兒子沉吟不語。這時他發現司機還在等候他的吩咐，便趕忙讓他走，臨別時說：

“明天見。”

老牧人不由得一楞：明天見？為什麼明天見呢？這算什麼休假？老人的眉毛擰得更緊了，但是他沒有問，這也是牧人的自尊心不允許他追三問四，多管閑事。這時兒子問起他的生活，老人聽到兒子的詢問，又兴致勃勃了，立刻滔滔不絕地講起他最關心的事——今年的剪毛量有多少，放牧的地方如何逐漸縮小，順便還責罵了領導一句，因為他不肯傾聽牧人的意見。

“牲畜一年比一年多，眼下就恨不得把飼養場都擠破了，冬天一來，看你拿什麼喂它。去年冬天不就是這樣嗎？沒有喂的，就用皮管子把牛綁在橫梁上擠奶！你看看他們多麼會當家，”老人越說火氣越大。“到今年春天弄得實在沒有法，州里來了一個謀士，說你們可以用卡姆卡藻作飼料！把它剝碎了，再摻上點別的，就让它吃吧！自己不想辦法，光知道睡覺！這種海藻岸邊上有的是，都白白地爛掉了，他們的牲畜卻餓得要死！”

“可是牲畜不吃這種藻呀！”兒子感到很詫異。“用火燒它都燒不着。從前我們把汽油澆在上面，汽油着完了，可是它還好好的……”

“這號革新家……不過我可不想叫別人笑話，我根本

沒去弄那种倒霉的海藻……那时候我曾經想不干了，把家搬到中心庄园去，我把牧杖都送到場长办公室去了，我問：交給誰？可就是沒有人可交，因为如今象你們一样，願意放羊的人真不多了。年青人呢？他們是怎么干活！他們要騎在自行車上赶羊！有的家伙每只胳膊戴上一块表，一个快，一个慢，放羊的时候，他們老是看着那个快的，按它来掐時間……我們可活不了一万年哪。赶到我們死了，可把这个交給誰？”老父亲气冲冲地把牧杖往地上一頓，“交給誰？”

“那么交給我吧？”儿子听到父亲这些話，便笑着說。

老人凝神地望着儿子，望着他的帽子。

“不，你飞吧。”

沉默了半晌之后，他又說：

“你得飞呀。”

他們肩并着肩，慢慢地往家走，脚下踏着坚硬的盐土地。小戈尔比辛克觉得，他小时候赶着羊群在这块土地上跑来跑去，仿佛就是昨天的事。这灰白色的土地，家乡的土地，牧人的土地……从遙远的古代，这里有野馬狂奔疾馳……販盐的大車装载着克里米亚的白盐，沉甸甸地走过这里……剪股穎、棱狐茅在脚边随风蕩漾。这里沒有沼泽，也沒有埋着獷猛的永远不融化的冻土层。这里只有坚硬的处女地，被多少个世紀压得結結实实，甚至宇宙飞船都可以在这儿起飞。

离羊圈挺远的山崗上，聳立着一丛白楊，那儿就是牧人住的小白房；那儿正忙得不可开交，牧人的婆娘不知在做什么，鸡毛、鴨毛滿天飞，就听得一声清脆的、欢喜的呼叫：

“烏拉！彼得罗回来了！”

迎面跑来的是妹妹冬妮亚，她跑在最前面，两块白皙的膝盖在阳光下顫动，象飞一样快，后面有一群孩子，好象彗星的尾巴一样紧紧地跟着。冬妮亚跑得滿脸漲紅，欢天喜地，一下子就扑到哥哥身上，摟住他的脖子，热烈地吻他。直到她吻了个遍，哥哥才好不容易从她那象火一般热烈的拥抱中掙脱出来，这时他暗自注意到妹妹比他上次回来长高了许多，簡直成了大姑娘。象两颗櫻桃一般飽滿滾圓的大眼睛閃閃发光，連头发都挽成时髦的样式。

“出租汽車在哪儿呢？”

“我这次沒坐出租汽車。”

“那么坐的是小嘎斯車？演习場派的？可是你什么时候能开着你的飞机回来呢，哥哥？就是那种比声波还快的？”

“有一天我总会开来的……”

“难道你是怕沒有地方降落嗎？你看！”

她說着，用手向草原里一揮，草原里一团团白亮亮的蜃气正向四下飄散。

冬妮亚喜得手舞足蹈，拿过哥哥手里的皮包就往家跑，不时还回过头来乐滋滋地望哥哥一眼，一头柔软的淡褐色头发披散开来，在肩上来回地摆动着。

“她可麻烦死人了，”老父亲多半是故作不满地说。“你看她那头发弄得乱糟糟的……一忽儿扎成个马尾巴，一忽儿又披散开，活象淹死鬼……她脑子里哪还有考试呢？……”

庭院里有許多儿童，有半大的孩子，也有光屁股的娃娃，满院的小鸡、小鸭、小兔，几只狗亲昵地吠着，白色的羽毛漫天漫地，而在这一切之上——在这鸡群、鸭群之上，在白色羽毛和夏天设在露天底下的炉灶之上（炉子正呼呼地、滋滋啦啦地作响）耸立着一个光辉夺目、和善慈祥的笑容，母亲的笑容。

母亲。她满面含笑，两眼挂着晶莹的泪花，她忙着用围裙擦干净被炉火烤得红红的、厚实实的手掌，她的嘴唇颤抖着，嘴里叨念最亲切、最慈爱的字眼儿。飞行员一下子扑入她的温暖的怀抱，霎时间他不再是飞行员了，仿佛他纵横飞遍了的天空已经不存在了，发疯似的超音速度不存在了，什么命令呀，警报呀，危险呀，一切都不存在了，有的只是他重新返回的幸福童年的安静、舒适和喜悦。但这只是一霎时，过后一切又都恢复老样子，他又变成回家休假的飞行员，几乎可以说是客人，母亲只好抑制住自己的喜悦，耐心地等着儿子跟左邻右舍一一见面寒

喧。他正在跟杰米德夫妻談話，說笑。杰米德两口子有一大群孩子，从外地来的人不知道，还以为是他們的孙子呢，其实这都是他們的儿子……后来彼得罗又回到母亲身边，她才找到机会領着儿子在庭院里走走，让他看看父亲刚割下不久、特意为他留着的一捆干草，老俩口都知道，他們的儿子多么喜欢睡在干草上。然后他們全家又去看那丛白楊树。树长得葱葱郁郁，在这光秃秃的、野草很早便要枯黃的草原上是絕无仅有的。

“怎么样，这树从飞机上看得見嗎？”父亲問。

“看得見，”儿子回答，細心地看着楊树的枝叶。“多么漂亮的白楊，长得真好。”

等到明年夏天回来，他还要来欣赏这些白楊，用肉眼測量它們的高度，只是到那时候，它們的枝叶会长得更加茂密了。

这些树是儿子去参加空軍那一年栽的。只有草原上的人才會知道，在这草原里，在漫天风砂之中栽培小树是多么不易。但是老戈尔比辛克到底把它們栽活了，天天用井水澆灌。他栽种这些树就是为了让它們长大，让儿子在天上也能看見！

如今白楊树都长大了，郁郁葱葱。它們长得比房子还高，整个草原上都看得見，农航机的駕駛員都非常熟悉这一片白楊树，把它們当作定向座标。

白楊树下整天都有阴影，地上的青草长得象羊毛一

般厚。傍晚，为了庆祝儿子的归来，在树底下放上几张桌子，桌子四周坐着的都是牧人。

第一杯酒已经喝干了，按照牧人的方法嫩烹的羊羔肉盛在小盆里，热气腾腾的。老戈尔比辛克直到现在也不肯使用这种小盆，因为据他说，牧人自古有一种传统，只能用木槽子吃肉。就连今天他还跟老伴儿和女儿吵了半天嘴，吓唬她们说他要把桌子上的碟子、叉子一古脑儿摔到地上，直到他的确相信祖传的木槽子已经裂了，才不得不向文明让步。冬妮亚好象有意开玩笑似的把碟子放在他面前，他只好跟别人一样用碟子吃菜了。

母亲不住手地给儿子布菜。

“给你这块脆骨……你最喜欢吃……”她把一块最嫩的热乎乎的羊肉送到儿子跟前，又给他加了一些羊汤，汤上飘着切成一圈一圈的葱头。儿子一边嚼着肉，喝着咸滋滋的稠汤，恭恭敬敬地听老父亲讲。

“我算是老一辈的人了，”老牧人说。“我们那时候，都是用脚走路。有的地方骑牛。骑马就算挺快了。风啊！鸟啊！这才是最快不过的东西。可是你现在用钢铁把自己裹起来，好象炮弹，一下子就上了天。好象火箭，一闪就不见了。”

“可是，爸爸，你看见过火箭吗？”冬妮亚调皮地问。

老牧人严厉地瞥了女儿一眼，等她笑完了才说：

“看见过。”

尽管在座的人第一次听到他說这话，但他們絲毫也不怀疑：誰知道，說不定他真的看見过。

“那火箭是什么样儿的，爸爸？”

“就跟你的飞机一样儿，”老人向着儿子点了点头。“挺粗挺亮的……跟飞机一模一样，就是把翅膀砍掉了。”

柯尔涅，一个头把手的牧人，駝背，滿脸皺紋好象干豆角皮，尽管他的年紀并不算老。他似乎认为現在正是机会，向飛行員抱怨他們的邻居——演习場（柯尔涅就有这个习惯，不管什么事都好怨天尤人）。

“你跟他們讲一下，彼得罗，你在演习場上有許多好朋友，別再阻拦我們的羊群到他們那里去放牧，”他一边說，一边費勁儿地嚼着肉。“因为从前毕竟是寬敞点儿，可是現在有一个多月了，不管投炸弹不投炸弹，都不許我們越界……你跟演习場的司令員烏拉洛夫說一說，他是你的朋友。”

“我跟他說什么呢？”飛行員笑了笑。“好让你们趕着羊群往炸弹底下钻嗎？”

“你要是听柯尔涅的話，他会向你哭个沒完，”老父亲快活地插嘴說。“他到处是受人排挤，受人欺侮，可是要喝上一杯，便会头一个掄起拳头……”

“都老白毛了，还是那样子，”柯尔涅老婆接着說，“头几天在中心庄园要过一次酒瘋，那些民兵甚至要剃他的白毛，后来是我把他們拦住了。”

“为什么，柯尔涅，不放你进演习場？就是因为你好打架鬧事，那里的人可都是和气的人，”老戈尔比辛克作結論似的說，大家相視而笑。

冬妮亚俯在母亲的耳旁，悄声地对她嘖嘖称贊地說：

“媽媽，你看：咱們彼得罗笑起来那种样子，管保是加加林式的！这在他們那儿一定很时髦……”

“你一张嘴就是时髦……他从前也是这么笑，”媽媽輕声地回答說，可是她自己却目不轉睛地望着儿子。彼得罗已經脫掉上衣，露出飛行員的綠衬衣和跟衬衣同样顏色的領帶。他只是吃飯的时候才把領結略微松一松。

笑是笑，可是儿子前額上过早地拔了頂，却叫母亲十分担心。据說飛行員和潜水員都拔頂拔得早，那么說必是他們的工作重。他在那里生活怎么样？工作怎么样？他往哪儿飞，他有哪些喜事和忧愁，这一切母亲都不知道。只是头上天天不断的隆隆声，好象有人在撕裂天空似的宏亮震人，传入母亲的耳里，成为儿子的不平靜的生活的回声。这濱海的天空多么晴朗，可是偏偏在你的头上不分冬夏、不分昼夜地迴响着一片隆隆声；这件事母亲直到現在也习惯不了。整个畜牧場，包括各个分場（她按照老习惯，仍然叫“庄园”）的人，都要永远生活在这令人心惊肉跳的隆隆声中。尽管別的人或許已經习以为常，认为是很自然的事——旁边就是演习場，不知誰家的儿子从老远地方来到这里，干这种吓人的工作——可是她，一

个飞行員的媽媽对于这隆隆声，对于爆炸和震动，无论如何也习惯不了。她还清楚地記得另一种天空，那时候人只能听到天上隆隆的雷声，那时候整个夏天只有山鷹和老鸛在天上輕輕地、无声无息地盘旋。如果是老母鸡突然惊叫起来，小鸡一群群地滿院子乱跑，那一定是山鷹或老鸛在头上停住了。

“如今都是什么卫星啦……火箭啦……可是我还記得我們看見头一架飞机的情景，”杰米德的母亲說，她已經是上了年紀的干巴巴的老太婆了，小孙子們在两旁围着她。“我們正在地主的場院里打場，就看見飞机来了……我們連忙放下活儿，一边划十字，一边望着飞机慢慢悠悠的从天上飞过……”

“可是現在，只見它一閃，轰隆一声，就上了青天。地上正是40度的伏天，可是那里冷得要命。”老戈尔比辛克仿佛有意夸耀自己的儿子說。“連我这老牧人看見它飞上天去，都要倒抽一口凉气……你站在底下望着，它一下子就飞到九天之外去了……这劲儿是越来越大，飞得越来越快，可就是結果会怎么样儿呢，儿子？”

“結果呀，”儿子忍住了笑，“就是我們要飞得更快，更远，更高。或許根本不用机翼。机翼将来就象你們的杖头一样，成为一种紀念品。或者象帆船成为航海人过去时代的紀念品一样。”

杰米德放羊是二把手，他在战争中受过震伤，耳朵震

聾了。他正眨着眼睛，想要問一个什么问题。

“是真的嗎，彼得罗，飞得太快了，人的身体会压出血来？”他终于問道。“听说飞行员还常常会失去知觉，是嗎？”

“我倒沒发生过这样事。如果真发生了这样事儿，那么今天就不能跟你們一起喝酒了，”客人开玩笑地說，但他脸上却掠过一陣阴影，仿佛想起了一件并非笑談、别人所不解的事件。“当然也有超重的时候，你好像觉得有千斤重担压在身上，压得你下巴长了，眼前也黑了，可是过后……如果飞行员飞熟了，对飞机能操纵自如，那么他沒有任何可以害怕的东西。是的，我們那儿有一个学员，我們跟他費了好大劲儿，他就是害怕陆地。不知道怎么着陆。临到着陆的时候，他抓着閘杆不放，手都攥出汗了。”

“那么他后来怎么的了呢？”柯尔涅老婆担心地問。

“命令退伍了。”

“儿子呀，当不住你也能退伍吧？”母亲不禁脫口說出。

“这是哪陣子风？怎么能叫他退伍？”老父亲反对說。“干嘛要叫他退伍呢？他年青力壮，聪明能干……連我这么大年紀，有时候心里也活动：来它一次！只要一次也好，飞到那連鳥兒也沒有到过的地方……我說你呀，老婆子，应该为咱們的儿子高兴，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天天都上天！”